

# 祭廟

分五角一份每·

日五十三月九年十一月

• 版出六期易達

# 期五第 卷五第



察觀

朝氣勃勃的華萊士進步黨

## 聯合國大會怎樣工作

外論選譯

介紹

10

# 悼貝納斯 託治：聯合國的試金石 傳統的經濟學說何以竟成一 塊中國進步的绊腳石

蕭乾 朱若華

專論

# 談方言文學

書評

文

北平探監記

浙江共軍實力及其分佈情形（杭州通信）觀察能

# 游巢制面與冀東戰事 (北平通信) 觀察

金圓券與政治的延續

振鶯

行者：觀察社  
址：上海(5)北四川  
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02)6432  
報號：50077  
北航空版發行所：  
北平府右街李閣老  
胡同二號  
灣航空版發行所：  
十五號  
台灣台北館前路八

請者惠函查詢或更改  
地址，務請註明定單  
號碼，否則無從查覆

如欲退稿，請附郵局回函，以便查詢。

**封底套色一百五十元  
全面一百四十元  
半面八十元  
面五十五元  
刊費先惠**



##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  
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

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 本期作者

朱若華

蕭乾：大公報社論委員

樊弘：北京大學教授

張振鵠：

郭紹虞：同濟大學教授  
李長之：北平師範學院教授

## 卓貝納斯

朱若華

捷克前總統貝納斯於九月三日在捷克西部斯摩瓦斯地(Sezimova Usti)病逝。消息傳來，舉世愛好民主和平的人士都感到無限的惋惜與哀悼。這不僅是捷克人民的損失，亦是世界和平前途的損失。歷史家常謂一個人的成敗不能蓋棺論定，但是貝納斯一生的事業在捷克的解放史上及捷克人民爭取和平的過程中將留下永遠不可磨滅的功績。他歷盡艱險，領導捷克人民兩次建立了獨立自主的國家，他為世界民主和平的理想會不斷努力奮鬥，以促進蘇聯與西方各國相互諒解，真正誠合作。他一貫的政策是本着理性、容忍、協商的方式以解決國際及國內的政治問題，他的理想在使捷克成為真正獨立、自由、民主的國家，溝通東西的橋樑；但是當他的理想未能如願以償時，他為顧全捷克人民的利益，在千鈞一髮的時候，毅然的放棄了他的主張，使捷克人民終於避免了自相殘殺的內戰。捷克現在是一個和平統一的國家，正向着建設的途中邁進，但是貝納斯對捷克的偉大貢獻是無可譏言的。

貝納斯早年即受着西方自由主義的薰陶，酷愛民主與和平。他是波希米亞一個農人的兒子，出生貧窮。但是年輕的貝納斯勤苦向學，先後在布拉格、巴黎、倫敦等地完成他的學業。回國後他便致力於革命工作，領導捷克秘密革命組織瑪非亞(Marfia)，反抗異族的壓迫。第一次大戰後捷克在老瑪薩里克和貝納斯的領導下，終於脫離了奧匈帝國的繩紲而獲得自由與獨立。

第一次大戰後的捷克處於歐洲列強之間，它的安危當繫於各國之間能否和平合作。因此貝納斯的政策自始即以增進國際合作為目標，主張集體安全，以防止侵略者的興起。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國登台以後，歐洲局勢急轉直下，捷克在德國侵略政策下感到嚴重的威脅。當時貝納斯已經看出希特勒無止境的侵略野心，因此他除努力爭取英法及蘇聯對捷克的援助外，並儘量促進英法與蘇聯間的合作，欲藉集體的力量以防止德國的侵略。但是西方的列強不但沒有接受貝納斯的建議，反而在慕尼黑會議中賈獨對德安協，出賣了捷克的利益，結果造成了德國獨霸歐洲的局面，貝納斯的理想遂致全部粉碎。在內外壓迫之下，他帶着破碎的心靈於一九三八年底逃奔倫敦，欲在海外從事復興工作，待機而起。第二次大戰爆發後，貝納斯在倫敦重新組織了捷克臨時政府，獲得聯合各國的承認，勝利後捷克在他的領導下終於二度復興。

兩次大戰給予捷克的教訓，使貝納斯更堅信他過去的理想和政策的正確。他在戰時及戰後始終強調着蘇聯與西方各國合作的重要性。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他不顧一切阻礙，毅然由倫敦赴莫斯科與史達林會晤，簽訂了蘇捷條約，取得了蘇聯的諒解和贊助。光復後的捷克在貝納斯的領導下，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由捷克四大政黨共同組成。戰後的捷克在政治上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容納了東西的政治思想；在外交上，捷克與東歐及西歐的國家都維持着友好密切的關係，成為溝通東西的橋樑，這是貝納斯的理想。貝納斯在他的「戰時回憶錄」(War Memoire)一書中會謂：「今後國際政策的成功，當在西方國家能調整其對蘇聯的社會政策；同時蘇聯亦必需嚴重的顧慮到西方政治自由的原則，而調整其政治及革命的策略；至少兩方面必需能做到互相容忍的地步。」

但是貝納斯的願望和理想隨着英美與蘇聯對立的尖銳化而成爲泡影。三年來歐洲局勢的發展，使捷克無法繼續維持它不偏不倚的地位。去年六月馬歇爾計劃提出後，捷克雖然最初表示願意接受，但其後因蘇聯的反對而未能如願參加。今年二月政變的結果，更使捷克失去它過去東西橋樑的作用，而選擇了今後所走的方向。這次捷克的政變有人稱之為「不流血的革命」，但主要的還得歸功於貝納斯的容忍與愛護捷克人民的熱忱。捷克共產黨雖然以合法的方式取得了政權，但是因為它掌握了警察機關，逮捕反對黨份子，這顯然的與貝納斯的初衷相違背。但是這一個素以容忍見稱的政治家，始終以捷克人民的利益為前提，勇敢的接受了這次政變，使捷克人民避免了自相殘殺的內戰。最後他在六月初辭去了總統的職務，因為長時間的積勞和精神的痛苦，他在辭職後不久就悄然與世長辭了。

貝納斯一生最值得紀念的是他努力世界和平與合作的精神，他兩次奮力追求和平合作的理想，結果兩次都被無情的現實所粉碎。貝納斯是一個能容忍、能犧牲而具有遠大眼光的政治家，他酷愛民主與自由，他在「戰時回憶錄」一書中會謂：「人類具有數千年悠長的歷史，但從未發現比民主政治更優良的政治制度，任何脫離民主政治的社會，遲早仍將以不同的速度，回到民主政治的目標。」但是貝納斯更愛護他的國家，愛護他的人民，他爲了捷克人民的利益

，竟犧牲了他的理想，西方的報紙批評他是一個「妥協者」，他內心的衝突與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站在捷克人民的立場他是一個忠誠的愛國者，就是他病重的時候，他還拒絕醫生的勸告，遷居國外休養，惟恐遭人口舌。他這種顧全大局，忠誠爲國的精神是最值得欽佩的。

貝納斯的死是這時代的大悲劇，他的功績惟有讓歷史來證明。  
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貝納斯安葬之日）寄自英國。

# 託治：聯合國的試金石

蕭乾

國不在大，有主權則行。擁有五十多會員國，包括全球人口的聯合國大是真大，就苦了沒有一點點主權。由這點看，聯合國大可以省塊石頭，利用其前身國聯的墓碑。在所有成功湖的大小衙門裏，安全、社經、文教、裁軍、原子管制，都需要干涉到各會員國本身的主權，單獨『託治委員會』干涉的是殖民地的主權。講起來，總算間接而又間接了。英國人民真會在乎一二聯合國督察員在中美洲或南太平洋的英屬島嶼棕櫚樹下走走嗎？如果間接的主權動不得，這聯合國除了維持一批國際公務員，一個鬥嘴的擂台以外，對於『天下一家』或『世界政府』那些崇高理想的貢獻，是等於零。

三年來，事實已充分證明連這間接的主權也動不得半根汗毛。

由亞洲人說，我們並不真希望聯合國可以給我們『安全』，給我們公義，所以原子管制及新聞自由那些大名堂距我們的需要還老遠老遠。但三年前我們的確曾對託治抱了些希望。中國不但四週爲殖民地所包圍，百年來自身也

法、司法權，他人不得修改或更正，所有土地當視爲美國完整之一部。』（第十五條）。『完整』自然不包括選舉權或生活水準，全文更未提到扶持自治的話。美國的聲明可說把聯合國憲章託治部分撕個粉碎，尤其是該章第八三條『所有託治協定，如有修改或更正，須經安全理事會之同意』。

這一來，聯合國被鋸了的曷止一條腿。

問接的主權都碰不得，還想碰直接的？新來的主人都干涉不得，還想干涉殖民地舊有的主人？於是，英法荷比得救了，而聯合國那時候實際便已入了土。

聯合國憲章關於託治部分訂的其實是滿含糊的。第八七條說『聯合國大會

有權攷慮託治當局提供之報告』，並可『於取得託治區地方當局同意後前往訪問』。用『訪問』（訪問）而不敢用『調查』，已充分表示出這世界政府的

胆怯了，而報告攷慮後如果大會認爲不滿，應如何處理呢？憲章裏並無隻字規定。

澳洲代表倍基教授在第一屆聯合國大會便承認其託治的新幾內島，託管了廿六年，土人依然逗留在石器時代！當場有位代表便幽默地質問：人類的石器

時代經過了兩千年之久，難道新幾內島人民也需兩千年才能進入銅器時代嗎？

三年來，法荷各在東南亞進行其殖民戰爭。如今，英國也出動三軍，在馬來亞

施展起威風來。芻多僧少的澳洲說明了歡迎白人，多多益善，黃種人恕不招待。

。南半今春換了朝代後，一面釋放納粹奸細，一面把種族歧視政策變本加厲地擴大起來。然而聯合國連個屁也沒敢放！

本月先後開了兩個有關託治的委員會，而且都是不歡而散。上旬在日內瓦十六國代表開了個被統治區域委員會。當蘇聯代表斥責全球七十二處殖民地政治上毫無進步，並特別指出法國在安南的野蠻作風時，恰好剛來自安南的法國代表憤然離場，並以退出委員會來恫嚇，英美代表也同類共鳴地走開會場。在印度的領導下，中、蘇、埃重新提出聯合國對殖民地的監督權。今日的英國不比一九四五年的英國了。它理直氣壯地聲明：『殖民地的主權與母國同。聯合國既不能干涉各國內政，殖民地當然也不受干涉。英國堅決反對國際勢力干預其屬地』。至於南非對於前德屬的西南非如何處理，更無人敢過問了。另外

獨『託管』日本代管島嶼了。妙的是它託管的條件：『美國握有全部行政、立

美、蘇的外次。這份義大利和約遺產實在比的港更為棘手。軍事上，北非在本屆戰爭中已證明其顯著價值，誰拿去誰便是地中海的半壁主人。政治上，大家都討好左右搖擺中的義大利，而對於首先遭黑衣相侵略的阿比西尼亞又不得不略為敷衍。法國則深怕代表民族獨立意識的阿拉伯聯盟的勢力西移，威脅到吐尼西。反正英美法在北非都各有了基地。在西歐聯盟的軍部算盤上，北非無疑地佔很重要的位置。由西方三強看來，那片殖民地最理想莫如由英美法分一分，然後給阿比西尼亞一個海口。蘇聯前年以來的立場是主張將所有義屬地都歸原主。美國前年的立場是由國際託管。這次會中，西歐聯盟支持人的美國突然改變主張了，它贊成利比亞的西林尼加（Cireneica）交給英國，這改變並未使與會者發生驚訝。蘇聯也變更了主張，拾起美國放棄了的主張，提議整個交給國際託管。這不提便罷，一提便使在座的都相顧失色，認為是滑天下之大稽。於是，在無共同紀錄，無共同公報的澈底不歡情形下閉幕了。這問題自然得撤到本週在巴黎開幕的第三屆聯合國大會上去了。

# 傳統的經濟學說何以竟成了阻撓中國進步的絆腳石？

樊

弘

我不否認在傳統經濟學中含有許多的合理的成份，但就我所斷言說，在它裏面，確也含有若干的不合理的成份。這些不合理的成份可使一個受傳統經濟學影響最大的人，或對傳統經濟學造詣最深的人，對於經濟問題的看法不合理，並反對其他的人的合理的看法。這對傳統經濟學者們的影響是很壞的。一來呢，使傳統經濟學者們，對於經濟問題所發表的建設性的意見越來越不見重要。再來呢，使他們對於若干人所發表的若干的合理的言論不理會。如這一類的不良的結果都是任何一個對於傳統經濟學造詣最深的人的初衷所不及料的。可是在事實上確有這種不良的結果出現。但這種不良的結果的出現，究是誰的責任呢？一半固然也是學習經濟學的人的責任，但其他一半則不能不歸於傳統經濟學自身的不合理的假說了。試問這些不合理的假說是什麼呢？

我敢斷言的說，傳統經濟學中第一個不合理的假設，就是勞動決定經濟學上的生產要素有四個：土地、資本、勞動、與管理，因為在分配的時候所得的形態亦有四種：地租、利息、工資、和利潤。這個生產要素的四分法的不合理，在於它的功用只能表示經濟學上的物與物的關係，而忽略了內中的人與人的關係。可是在經濟生活裏，人與人的關係乃是最重要的關係。從物的關係着眼，一個商品的生產實離不開資本、土地、管理與勞動。可是，從人的關係上說

我感到驚訝的是英美法的驚訝。要個聯合國，多少也得給它點活兒幹，不能僅拿它點綴昇平！安南它管不得，剛果它動不得，新幾內它摸不得，太平洋島嶼它眼睛也不許眇一眇，如今，北非好不容易騰出這片無主的殖民地，難道『國際託治』就是如此大逆不道嗎？老實說，蘇聯外交辦得儘管硬，對託治却還嫌太現實了些！為什麼當初不就堅持國際託管？而且，為什麼對美國在那樣違反聯合國憲章條件下兼併的太平洋島嶼，竟爲了美國在太平洋的戰功而接受？爲什麼爲了幾張選票，而居然贊成侵略罪行昭昭的義大利重回非土？那無異於支持日本戰後據有朝鮮及東北！國際正義縱不論，當地人的感覺也不能不顧及呵！大家既然都擁護和平，包括基地的殖民地；多一塊由國際公管，和平便多一分保障。

聯合國是個混飯吃的衙門，還是世界政府最起碼的胚胎，託治是塊最基本的試金石。它試得出聯合國有幾成生機，也試得出誰是『天下一家』那崇高理想的敵友。

九月廿一日，上海。

準商品的倍數或分數。無論這個標準的商品是什麼，是銅也好，鐵也好，牛也好，或小麥也好，都不能變更我們這個命題的真實性，即在紙幣本位之下，這個命題亦能存在。依照同樣的理由所有的勞動，在交易的市場上，也都可以把他表為標準勞動的倍數或分數。我們莫要忘了，在交換價值方面商品的交換價值有多少，那末，創造商品的勞動亦有多少。除了我們相信麵包可以自由加倍的神話外，我們勢難否認，即連商品的交換價值亦是勞動創造出來的了。正如馬克思所說，即凡有用的勞動創造商品的效用或使用價值，又抽象的勞動創造商品的交換價值。即商品的一切的價值無一不是勞動創造出來的。傳統經濟學上的四分法，從一個方面來說，好像是對的，但從全體社會來說確是錯的。

商品既然純粹是由勞動創造出來的，那麼傳統學派的經濟學者硬說它是由資本、土地、管理、勞動四者創造出來的，這當然是不合理的。誠然，土地不是由勞動創造出來的，但土地的生產商品的能力確是由勞動創造出來的呀！

傳統學派的生產的理論既然不合理，當然它的分配的理論亦是不合理的了。傳統學派說，利潤是社會拿來作為報酬企業家的管理的功勞的，利息是社會拿來報酬資本的生產的功勞的，地租是社會拿來報酬土地的生產的功勞的，而工資則是以報酬勞動的生產的功勞的。現在我們既然在根本上示明所有的功勞無一不是勞動的功勞，可見傳統學派的經濟學在分配論上的根本假設全是錯的。

不但社會一切的所得都是由勞動創造出來的，而且又也都是現在的勞動創造出來的。過去的勞動對於所得的創造完全沒有它的份。這個道理極易明白。爲討論便利起見，現在我們假定在一特定的社會裏面，商品的種類在某一商品生產年度開始之前是不變的。商品每件的交換價值或價格亦是不變的。只有一點可變，即在每一種類的商品之中只有它的件數，在生產時期開始之後，是可變的。在商品時期開始之前，人類尚未從事生產的工作，不但商品的種類不變，連商品的件數和商品每件的交換價值亦是不變的。可是在生產時期開始之後，隨着人類的生產的精力的消耗，在生產時期之末，每種商品的件數都有增加。除非我們相信麵包可以自由加倍的神話，此增加的商品的件數與其價值實不能說不是勞動創造出來的了。例如在生產時期開始之前，商品共有N種，每種商品共有 $N$ 件，總共商品的件數爲 $N^2$ ，再假定每件商品的交換價值，以貨幣來計算，價值一元，共爲 $N^2$ 元。在生產時期開始之後，工人把已有的商品 $N^2$ 毀了。這種毀滅的過程一名生產的消費。工人在把這些商品 $N^2$ 毀了之後，再重新創造出 $N^2$ 的新商品來。在生產時期之末，在這 $N^2$ 的新商品之中，固然有 $N^2$ 件是過去的勞動所生產的，它可稱做資本。但其他的 $N^2$ 件却很難說不是勞動所生產的了。此 $N^2$ 件的交換價值之總和便是社會的淨生產物的價值。它係地租、利息、利潤和工資的源泉。所以，我們又可以說，不但工資，連地租、利息、利潤和工資都是現在的勞動所生產的了。所得而未消費的部份，或不能消費的部份

一份，如用以輔助生產，它又變成資本。里嘉圖 (David Ricardo) 說，資本是過去勞動的化身，而所得則係現在的勞動所生產的。所以利息、利潤、地租與工資，無一不是現在的勞動所生產的，然而傳統學派的經濟學者却說利息是資本所生產的，利潤是管理的勞動所生產的，地租是土地所生產的，但只有工資一項才是勞動所生產的。這還不是不合理麼？

淨生產物的價值雖是現在的勞動所生產的，但從法律的關係上說，社會上的一切的淨生產物的價值無一不是屬於有產者階級所有。這即是說，世上一切的淨生產物的所有權都是屬於有產者的。淨生產物的所有權既是屬於有產者的，那末，在這些淨生產物之中，隨着有產者自己，依照供給和需要的原理把出一部份出來，作為勞動者的工資外，其他的部份，勞動者便沒有支配的權利了。這其他的部份，便是有產者用以報酬他們的所有權的地租、利息和利潤了。由此可見，在經濟生活裏，利息、利潤與地租，雖爲有產者所有，但却不爲有產者所生產。有產者不事生產而能以法律上的所有的權利，強佔勞動者的生產的成績，這便是社會主義經濟學者所稱做的剝削了。

現在的經濟的制度完全建築在這種剝削的關係上。剝削是一種人與人的關係，然而傳統的經濟學者們却說現在的經濟制度是建築在物與物關係之上，這便是大錯而特錯了。

#### 莫怪傳統學派的經濟學者們，一見着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學者主張無償的重新分配的辦法，心裏便十分的不喜歡。爲什麼不喜歡呢？

因爲傳統的經濟學告訴他們，地主的所得，地租，是他所有的土地生產力生產出來的。因此，不應該沒收。他們忘記了，土地的生產力是過去的勞動生產出來的，不是地主所生產的。而在土地上所生產的生產物則完全是現在的農工所生產的。地主不事耕種的工作，單憑他的土地所有權，而不是依靠他的勞力，竊取農工的勞動的成果，遠在農工尚未覺醒的時候，當然是可行的。可是現在的農工逐漸在覺醒了，他們還不起來要求無償的重新分配地主的土地麼？傳統學派的經濟學者們，因受傳統的經濟學上的不合理的觀念所蒙蔽，至於莫法了解社會主義經濟學者們，對於今日中國土地問題的合理的解決，反而說它不合理。這種不良的效果，雖應歸罪於傳統的經濟學，但經濟學者們自己似亦應當不吝批判自我的不是，這是。

傳統學派經濟學的第二點不合理的所在，我敢斷言說，就由於它不承認一個時代有一時代的經濟法則，但這並不妨害在各時代有一共同的經濟法則。可是特殊時代的特殊經濟法則乃是最重要的。社會的經濟好比一個社會的語言一樣。儘管各個時代的語言都有他們相同的地方，但在某一特殊的時代必有某一種特殊的語文的法則。現代的語文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必須要現代語文的特殊法則支配，而不要古代的語文法則支配。依照同樣的理由，現代人的經濟生活，無論在那一角落，都必須要受現代的經濟法則支配，而不受古代社會的法則支配，這也是沒有問題的。又現代人的現代文乃是由於在文學革命之時推翻了古

代的語文，方纔產生出來的。同理，現代人的經濟生活，亦係由於在經濟革命之時，推翻了古代人的經濟生活而來。用具體的例子來說，資本主義的經濟是由封建經濟的革命而來，而社會主義的經濟乃是由資本主義的經濟革命而來。革命也許是流血的，也許是不流血的。流血或不流血是偶然的，但革命則是必然的。再從空間一方面說，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特殊經濟狀態，猶如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特殊語言，其理亦復相同。假令今日有一位語言學家他在研究語言之時，既不着重研究一個時代一個時代的語言法則，亦不着重研究一個地方一個地方的語文法則，假令他覺得地方的與時代的語文法則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貫通各個時代各個方地的語文法則，我們並不否認他有去作如此研究的自由，但是我敢相信，他所研究出來的語言法則，必是對於各個時代和各個地方都不適合。不幸傳統學派的經濟學家們竟至在研究經濟原理之時恰恰犯了這個毛病，這實是我們自己應當不吝批評的第二件大事。

把中國的經濟來作例，更可以說明這件事情的嚴重性。中國並非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而是一個被最後階段的資本主義一稱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可是在傳統經濟學裏找不出什麼叫做帝國主義的壓迫。傳統學派的經濟學者們只是告訴我們，任何一個國家，如果須要以同一的勞動得到更多的享受，那麼，他便應當實行自由的國際貿易。因此中國便須與帝國主義者實行自由貿易，至於中國與帝國主義者實行自由貿易的結果，中國的工業便將摧毀，或中國便將永久的沉淪於半殖民地的階段，則不暇加以注意。為什麼呢？因為在傳統的經濟學上，根本便沒有帝國主義榨取殖民地這一章。這即是說，中國的人民，如果需要增高物質的享受，那麼，中國便應當努力推銷美貨或英貨。可是中國的經濟如要復興，試問中國能够盡量吸收美貨或英貨麼？中國既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那麼，中國所最要妨礙的，就是帝國主義者再向中國為窮凶極惡的資本的侵略。可是在傳統經濟學裏根本也沒有講過資本具有什麼侵略性。在任何一本教科書上，傳統經濟上的大師，無一不說，資本是輔助生產的。資本既是輔助生產的，那麼，中國今日正是一個資本最缺乏的國家，而美國確是世界上資本最豐富的國家。由此說來，中國頂好是歡迎美國來投資。只要他來投資了，中

聯合國大會是整個聯合國組織的最高權威機關，按照聯合國憲章的規定，它可以討論憲草範圍內的任何問題或事項，聯合國組織中的其他機關，都有向它提出報告的義務，它的組成分子是所有聯合國的會員國，代表著世界上各種民族和國家，可以反映各種主義與信仰；固然在積極的執行工作上，它不及安全理事會的有效，但它的意義力

# 聯合國大會怎樣工作

張振鵠

的邊緣，沒有重視的價值了，這種看法，在我國尤其流

量，却是任何其他國際組織所不及。

聯合國大會，每年舉行常會一次，常會之外，特別大會可隨時舉行；在大會的會議期間，它總是世人注目的中心，足可證明其地位的重要，然而大會閉幕後，聯合國的大規模的國際組織必繼之而起，國際合作已成為時代的需要，任何人為障礙都不足阻止事實的必然發展，本

國便一切都可好。最好是中國變成美國的一州，中國人在美國人面前不妨自居於黑奴的地位。可是美國的資本侵入中國之後，假令我們無法控制美國的資本，那麼，中國的經濟的發展便只能以之適應美國資本階級的需要，而不能以適應中國人民的需要。亦就是說，中國的經濟便將永無採行社會主義或民生主義的機會。這是中國人所願意的麼？可是傳統學派的經濟學家們却無法判斷美國資本侵略中國的不利。因而大倡其資本美國、勞動中國的口號。

中國不但不是美式的資本主義的國家，而且根本不是任何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國如欲進入資本主義的經濟尚須經過一段的革命，即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革命，可是在傳統的經濟學教科書上，並沒有說，這個革命是必要的。而在中國的經濟學家之中，凡受傳統學派的影響最深或造詣最高的經濟學者，也就反對革命。又中國如欲變為美國那樣強大資本主義的國家當然還須若干的年代，也許到了那個時代中國須要減少人口一半，始能適應美式資本主義的發展，可是中國還未達到那個階段，豈不是尚無減少人口的必要麼？又中國將來是否效法美國的資本主義，還說不定，為什麼我們今天便要把美國的經濟來作榜樣呢？又中國因為尚非資本主義的國家，所以亦無工黨，因此當亦不能行使工黨的社會政策。中國不但沒有工黨，且沒有代表任何資本階級的政黨。可是傳統學派的經濟學者們却說，中國雖然沒有工黨，但亦能行使工黨的政策，試問工業的政策能在保守黨手中實行嗎？假如不能在保守黨中實行，還能在封建的官僚手中實行麼？英國工黨所採行的經濟的改革，既不能在封建的官僚手中執行，然而經濟學家們偏說他們能够，一則以阻撓革命，再則以阻撓革命，三則以阻撓革命。這還不是在無形無影之中，竟做了中國經濟進步的絆腳石麼？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一切的過惡都是容易改善的。中國傳統的經濟學者們，倘欲澈底的解放在他們的研究心靈上所桎梏的枷鎖銬錢，亦不是很困難的。但有一件，即必須從中國這個國度裏的特殊的經濟地位出發，而不能從傳統學派的拜物教的和反歷史的傳統經濟學的不合理的根本假定出發。這些根本的假設，酷似清末由英國的好商自印度殖民地，輸入了來專以毒化中國的雅片烟，中國人雖然窮與愚，但千萬不可以把他們來當醫藥，這可不是好玩的。

民三七、八、十五、於北京大學。

此而言，任何國際組織都值得關懷和重視，何況聯合國在目前猶未至讓人完全絕望的境地？

懷著這種堅定的信念，我願意來介紹聯合國最高權威機關的工作情形，所根據的材料是聯合國憲章，大會臨時議事規則（*Provisional Rules of Procedure of the General Assembly*），和過去的實際情形，在本文中，雖然有時提到特別大會（*Special Session*），但所着重的却是每年的常會（*Regular Annual Session*）；又本文所述偏重大會工作的技術問題，故不及於其職權的分析，這是應附帶說明的。

### 會前籌備

大會的性質，如上所述，有常會和特別大會兩種，常會開始於每年九月的第三個星期二（按：大會議事規則是第一屆大會中通過的，故一屆大會，不會遵循），所以去

年第二屆大會於九月十六揭幕，第三屆大會於本年九月二十一日舉行，這日子是固定的；特別大會則有異於此，它的召開有三種情形：第一，大會可決定召開特別大會的日期；第二，安全理事會可以請求祕書長召集之；第三，聯合國過半數的會員國可請祕書長召集之；在後兩種情形下，祕書長於接到請求的十五日內，特別大會必須開始。

大會開會的地點原則是聯合國總部所在地，惟經前屆大會的決議或過半數會員國的請求，可移至任何地點，目前各國代表紛集巴黎，出席三屆大會，此次會議之在歐洲舉行，便是去年二屆大會中央決定的。

當會開始的六十天以前，祕書長應將日期通知各會員國；會議開始之後，祕書長例有一篇常年報告，這報告涉及聯合國各部門的工作，所以大會開始的四十五天以前，祕書長應將其內容通知各會員國，以供研討；特別大會開會的日期，祕書長也該先行照會各國，照會的期限有兩種：特別大會的召開如是由安理會之請，那末祕書長的照會應在會前十四日前送出，如是由半數以上會員國之請，則照會的送出應在會前十日以前；無論是常會或特別大會，其召開日期都應預先通知聯合國其他機構，委員會以及各專門機關。

各會員國於接到祕書長的通知後，便開始遴選其代表，各國對此多甚為慎重，因為聯合國大會中，不可解決國際問題，在大會期內，各國之間，也可得一良機，商討其彼此間的個別問題，因之各國多選派其重要的外交人員，代表團長往往由外長充任，惟也有以外次（如二屆大會中蘇聯的維辛斯基）或其他人員（如二屆大會中英國的國務部長麥克尼爾）充任的，代表之中，多包括各國駐在會議地點國的外交使節，如二屆大會中我國代表有駐美大使顧維鈞，本屆大會則有駐法大使錢泰，又多包括各國駐聯合國機構（尤其是安理會）的代表，如我國代表包括蔣廷黻；每個國家，代表不得超過五人，副代表五人，顧問專家則不加限制；經代表團長的指定，副代表得代理代表，顧問專家可代表其國家出席各委員會；大會開始一星期以前，各國代表的證書及代表團名單，最好先送交祕書長。

在聯合國祕書處中，有一部門名會議及總務部（*The Conference and General Services Department*），部務由副祕書長一人主持，目前的主持人是荷蘭的裴特（Adrien Pelt），當開會的時間和地點決定後，他便督促僉屬，開始籌備會議的一切，舉凡大會期中的翻譯、紀錄、交通、信札等，都預先加以適當的佈置，俾便會議進行的順利。

當各國忙於遴選代表，會議及總務部忙於籌備之時，祕書長已在較腦汁預擬大會的臨時議事日程了；議事日程的內容亦隨常會和特別大會而異，特別大會的議程中所包括的多為召開該會的特殊事件，有時經大會三分之二的通過，亦可加入額外項目；常會則不然，聯合國大會的職權既及於「憲章範圍內的任何問題或事項」，其議事日程自可包羅萬象，在祕書長所擬的臨時議事日程中，包括有：第一，祕書長關於聯合國組織的工作報告；第二，各理事會、大會各附設機構及各專門機關的報告；第三，前屆大會時所決議列入的事項；第四，聯合國其他機構建議列入的事項；第五，各會員國建議列入之事項；第六，有關下一財政年度的預算及前一財政年度的決算報告；第七，祕書長認為應交大會處理的其他事項；議事日程是大會進行工作時之所本，因之其內容應先行通知各會員國，預為準備，通知的日期，又因常會和特別大會而異，常會範圍廣泛，故須於會議揭幕的六十日前通知各國；特別大會內容比較固定，如該會係經安理會要求而召開者，則通知日期應在大會開始的十四日前，如係經半數以上會員國要求召開者，則通知日期在開會的十日以前；在此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期限和前述祕書長將會期通知各國的日子相合，因為這兩件事的本意，都不外在預先給予各國以考慮各項問題的充分時間而已。

祕書長將臨時議事日程擬妥之後，各會員國仍可要求將額外項目列入議程，這種要求，如為常會，須在開會的兩天缺席時，可指請副主席一人代行其職，但如主席不能行使職權時，便應另選新主席，以補其缺；主席的職權，在

Supplementary list）中，特別大會的補充名單，應僅速通知各國，當會的補充名單，應於會議開始的十五日以前通知各國，以便加以研究。祕書是所擬定的臨時議事日程和各國所提出的補充名單，都不是最後的，它們必須經過大會的接受通過，才算大會的正式議事日程，大會於通過接受之前，必須先由各國代表的證書及代表團名單，最好先送交祕書長。統籌委員會（General Committee 或譯為綜合或指導委員會）是在大會召開以前提出的，在大會開始以後，各國仍可要求將額外項目（additional items）列入議事日程，惟也須先經統籌委員會的審查與建議，這一點，下面還要提到；此處還要注意的是，除非於大會開始的九十日以前通知各國外，任何修改當前還在生效的經費分配的建議案，都不得列入議程。

### 大會揭幕

各方面的籌備都妥善以後，大會便按照其既定時間和地點，在世人的注視下，隆重開幕（有意外情形時亦可以延期，如第一屆第二次大會）。

宣布這儀式的開始的，是大會的前任主席；每屆大會開會之初，第一件大事便是自選其主席，主席的任期至該屆大會結束為止，惟在次屆大會開始時，前屆主席所屬國代表團的團長仍主持此項儀式，以選舉新主席，如以過去情形為例：一九四六年第一屆常會的主席是比國代表史巴克（Paul-Henri Spaak），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一次特別大會時，比國代表團長是蘭金荷夫（M. Van Langenhove），因為該國為前次大會主席，會議開始即由蘭氏領導，會中巴西代表阿蘭哈（Oswaldo Aranha）當選為新主席，特別大會中的主席一職，便由阿氏接任；同年九月，二屆常會揭幕，阿氏復以前次大會主席之職宣布會議開始，常會之中，阿氏重被選為主席；今年四月十六日，二次特別大會開會，巴西代表團長改為慕尼茲，他遂以前任主席所屬國代表團長的身份主持會議的開幕，隨後阿根廷代表安哥斯當選新主席，本月二十一日，三屆常會開於巴黎，大會開始的主持者，即為阿國代表團長，如果大會遵循以前阿蘭哈連任主席的慣例，阿根廷仍有被重選為主席的可能。

大會又自選副主席七人，其任期與主席同，主席於因事缺席時，可指請副主席一人代行其職，但如主席不能行使職權時，便應另選新主席，以補其缺；主席的職權，在

宣布會議的開始與結束，主持大會的進行，授予發言權，宣布表決及其結果，以及維持會中秩序等。

主席是大會的首腦，地位甚為崇高，所以選舉時每有激烈的競爭；副主席雖有機會代理主席主持會議，但其重要性却不在主席，而在於他們是有力的統籌委員會的當然分子，因此，在慣例上，副主席總是包括五強在內，其餘兩席，常是中小國家爭逐的對象；至於主席，則多由中等國家中選出。

## 會議進行

和其他國際會議一樣，聯合國大會的工作，實際並不

在大會的全體會議，大會的本身只不過是一個完成法定手續的組織，聯大的真正工作者，乃是各種的委員會，聯合國大會的委員會，共有四類：

一、程序委員會 (Procedural Committees) · 包括證書審查委員會 (Credentials Committee) 和統籌委員會二者。

二、主要委員會 (Main Committees) · 包括政治及安全委員會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mmittee) 、經濟及財政委員會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ommittee) 、社會人道及文化委員會 (Social, Humanitarian, and Cultural Committee) 、調查委員會 (Trusteeship Committee) 、行政及預算委員會 (Administrative and Budgetary Committee) 、和法律委員會 (Legal Committee) 六者。

三、常設委員會 (Standing Committees) · 有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 (Advisory Committee for Administrative and Budgetary Questions) 和會費分配委員會 (Committee on Contributions) 二者。

四、特別委員會 (Ad hoc Committees) · 大會於必要時隨時增設。

此處不能詳究各委員會的內容，我們應瞭解的：第一

，除第三類中的兩委員會其委員任期為三年外，其餘任期都限於該屆大會；第二，第二類的六個委員會之組成分子都是全體會員國，第四類的委員會其分子常包括所有會員國，其餘兩類委員會之組成者，則由大會委派或選出；第三，統籌委員會在組織和程序問題上，是大會的總指揮，其組成分子有十四人，即大會主席，七個副主席，和六個主要委員會的主席；大會揭幕後，除推選主席副主席外，另一件立即要作的事，即為指定六個主要委員會的人員，立即組成統籌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一經組成，便該馬上開

始工作，以研究業以備妥的臨時議事日程和補充名單，建議大會採納；在大會進行期間，各會員國又可要求將額外項目列入議程，事實上，許多重要問題，如二屆大會時美國所提設立「小型大會」和蘇聯譴責「戰爭販子」的提議，都是用這種方式於大會開始後列入議程的，惟這種額外項目的要求，也須先經統籌委員會的啟動與建議，然後大會方可採納（為節省時間計，統籌委員會常規定一個提出額外項目的最後期限，如二屆大會中定十月三十九為最後期限，即為一例）；又這種額外項目，除非為列入議程的四大以後並經過有關委員會的報告以後，不得在大會中逕行啟動，惟大會如以三分之二的通過另有規定時，不在此限，這一規定的原意，亦在給各國以龐密啟動該項目的機會（由上可知，統籌委員會實操有決定一個問題是否列入議程的大權，如它不建議大會將某一問題列入議程，該問題便不能為大會所討論，它的 importance，即在於此；同時，

它又襄助大會主席處理會議的進行，決定每次開會時各問題討論的先後次序，調諧大會與各委員會間的工作，對大會決議案可作形式上（非實質上）的修改，交回大會重從政廳，這也增加了它的受人重視，惟統籌委員會不得決定政治問題，它僅是一個程序委員會而已。統籌委員會工作的同時，大會又選出證書審查委員會以審查各國代表是否合規，這不過是一個子續而已，它的工作，平靜而迅速；統籌委員會却不然，因為有時一國希望將一問題列入議程，他國加以反對，所以極易變成劇烈的爭辯，這也便是大會各機構中各國（尤其是目前的兩個集團）首先發生「遭遇戰」的會場，及大會議事日程由統籌委員會建議為大會通過後，大會第一階段的組織工作便告完成，而進入討論問題的實質階段，不過在此以前，還有一事須略加說明，即大會甫開之後，各國代表團長都在大會發表演說，闡明其對國際局勢的一般看法及對各特殊問題的態度，這雖是例行公事，但因有關對各國立場的瞭解，所以也常受到重視，回憶去年維辛斯基抨擊美國「戰爭販子」那一幕，在會場引起多大的擾動！不過，小國的演說，分量却很有限；這種一般性的辯論結束之後，祕書長往往也有一篇綜合性的演說，然後大會正式進入委員會的質質階段。

各委員會和大會的會議，都以公開舉行為原則，以使全世界人民，詳知有關他們命運的各問題之討論情形，不過在情勢需要時，也可舉行秘密會議，只是大會秘密會議的決定，必須及早於一次公開大會時宣布；各委員會的祕密會議之後，該委員會主席可經過聯合國秘書長，發布一個公報 (Communiqué)，大體說來，聯合國大會正逐步為公開外交建立楷模（最低限度在形式上如此），在改善國際關係上，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大會和各委員會的開會，都以過半數的出席為準，法定人數，會議之中，代表的發言，應先得主席的許可，主席於授予發言權時，應以各代表要求發言之先後為序，惟在大會中，各委員會主席及報告員 (Reporteur) 為解

員會的報告之前，不得對議程上的問題逕作決定，換言之

，委員會的工作，是解決問題必經的階段（各委員會於必要時，可增設分組委員會 Sub-Committee），因之，真正激烈的場面，往往見之於各委員會，在目前劍拔弩張的國際情勢中，政治及安全委員會尤甚，其是唇槍舌劍的外交戰場；可是委員會僅可討論大會交下的問題，其本身不得主動提出新問題；各主要委員會中，都包括所有會員國，各國在委員會中的立場，也便是其在大會中的立場，因此，委員會所通過的決議，當報告大會後，雖有時也有激烈的辯論，大體上大會總是採納的，但這並不是必然的，委員會的決定完全採過半數的表決程序，大會對重要問題有時則用三分之二的表決法，在這種情形下，委員會的決定，便有為大會否決的可能，二屆大會中非自治領地交由聯合國託管案，即為一例，惟在事實上，這種情形，畢竟是實不一二。

大會和各委員會的工作，都需要祕書處的協助，才能順利進行，舉凡報告、文件、決議案的印刷、分配、保管、會議情形的公告，辯論演說的翻譯等，都是祕書處協助的主要事務，以語言（項為例，中英法俄西五種語言，是大會的正式用語 (Official Languages)，英法兩種語言為工作用語 (Working Languages)，發言如用一種的工作用語，則只譯成另二種；如用其他三種正式用語的任一種，則與同時譯為兩種工作用語，這種翻譯人員，即由祕書處供給，任何代表都可用正式用語以外的其他語言發言，惟在這種情形下，該代表須將其講稿自譯成一種工作用語，祕書處據此譯成另一種工作用語；大會決議都用五種正式用語，惟大會自作決定後，也可以其他語文發布文件；這種複雜的語言工作，如無祕書處的協助，大會是無法進行的。

各委員會和大會的會議，都以公開舉行為原則，以使全世界人民，詳知有關他們命運的各問題之討論情形，不過在情勢需要時，也可舉行秘密會議，只是大會秘密會議的決定，必須及早於一次公開大會時宣布；各委員會的祕密會議之後，該委員會主席可經過聯合國秘書長，發布一個公報 (Communiqué)，大體說來，聯合國大會正逐步為公開外交建立楷模（最低限度在形式上如此），在改善國際關係上，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擇委員會的決定起見，有優先發言之權；代表的演說，如超越正在討論的問題範圍時，主席可提醒其注意，這是關於發言內容的限制，至於時間方面，議事規則雖有「大會得限制發言者的時間」之規定，事實上大會尚未行使此項權力，為了各國意見的充分表達，此種規定，也無實施的必要；在會議進行的任何階段，各代表都可提醒主席注意議事規則的遵守，在辯論的任何階段，各代表都可要求辯論的休止（Adjournment）或結束（Closure），這種意見，一經提出，即須立即由會議加以決定，這都是會議進行時的一般規則；在會議之外，各國可將決議案、修正案和實質的提案，以書面提交祕書長，由祕書長將其副本送交各國代表團，為了使各國對這些提案予以充分的研究起見，最少須於各代表團收到這類副本的一天以後，大會才可討論該項問題對該項問題舉行表決；建議案的各部分，如經代表的要求，可分開加以表決；建議案的修正案，便在得票較多的二人中舉行二次投票，如當選需要二分之一多數而二次投票結果二人得票相等時，則由主席抽籤決定，如當選需要三分之二多數而二次投票無結果時，則投票應繼續至有一人滿足條件當選為止（這時的抽籤活動當然是很活躍的）；當兩個或兩個以上職務的人員（或會員國）需要同時在同等條件下選出時，第一次投票後滿足所需之多數（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視前述規定而定）者，即行當選，如第一次投票後，滿足此需要之多數的人數（即當選的人數）少於需要選出的人數，則應繼續投票，以填充在空缺的職位，惟再投票時，選舉的對象限於在前次投票中得票較多者，其數目不得超過需要當選人數目的兩倍；以上是選舉可能發生問題時的解決法；選舉以外其他事項可能發生的意外，也有解決的規定：對一個問題，如第一次表決結果，贊成與反對各佔其半，則四十八小時內，聯合國大會第二次對此問題加以表決，如二次表決結果雙方仍相等，則此問題的提議即視同否決。

留心國際組織的人都承認聯合國比國聯的進步，在表決程序上表現得最明顯，就表決權而言，兩機構都以國為單位，一國一票，這是主權平等學說的必然結論，改造之點在於：國聯時代，無論人會或理事會，各國都有否決權，因之在緊急問題，國聯往往不能立即有所行動，聯合國大會的表決程序，已矯正了這個毛病，大會對於重要問題的決議，以投票及投票的會員國三分之二的多數來決定，此種問題包括：關於維持國際和平安全的建議，各理事會各國的選舉，對新會員國加入聯合國的許可，會員國權利及特權的停止，會員國的除名，關於施行託管制的問題以及預算問題，關於其他問題（包括另有何種爭取並以三分之二的多數決定的問題），可以說，不少部門的會員國過

半數決定之；表決的方式，通常用舉手或起立，惟經代表的請求，可以各國國名的英文字母之次序，舉行點名表決（Roll-Call），這是有關一般決議的表決方法，至於關於選舉等的決定，則以秘密投票為之，這裏應注意的是，議事規則規定，聯合國大會中的秘密選舉，不得先提俟選人，這一點是第一屆第一次大會在倫敦開會時經激烈的辯論之後決定的，意在保證選舉時的絕對自由與獨立，惟在事實上，各種人選常常是各國幕後活動的結果，所以雖說大會已在逐步建立公開外交的楷模，但在當前的局勢下，暗中的討價還價仍在所不免。

選舉一事，在會議中每易發生意外的枝節問題，為預防計，大會議事規則另有解決的詳盡規定：當需要選舉的職務為一人（或一會員國）時，如第一次投票後沒有人得到需要的多數（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視前述規定而異），便在得票較多的二人中舉行二次投票，如當選需要二分之一多數而二次投票結果二人得票相等時，則由主席抽籤決定，如當選需要三分之二多數而二次投票無結果時，則投票應繼續至有一人滿足條件當選為止（這時的抽籤活動當然是很活躍的）；當兩個或兩個以上職務的人員（或會員國）需要同時在同等條件下選出時，第一次投票後滿足所需之多數（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視前述規定而定）者，即行當選，如第一次投票後，滿足此需要之多數的人數（即當選的人數）少於需要選出的人數，則應繼續投票，以填充在空缺的職位，惟再投票時，選舉的對象限於在前次投票中得票較多者，其數目不得超過需要當選人數目的兩倍；以上是選舉可能發生問題時的解決法；選舉以外其他事項可能發生的意外，也有解決的規定：對一個問題，如第一次表決結果，贊成與反對各佔其半，則四十八小時內，聯合國大會第二次對此問題加以表決，如二次表決結果雙方仍相等，則此問題的提議即視同否決。

遵循着前述各種複雜的程序，聯合國大會和各委員會

才能日以繼夜的進行工作，問題是繁雜的，任務是重大的，代表之間，有面紅耳赤的爭辯，有拍案頓足的指摘，但從另一角來看，這都不失為坦白率真的作風，比起官庭之間的陰謀詐術來，總不能不說是國際關係的進步。

## 會議結束

聯合國大會並沒有一定收場限，當它認為議程上的問題都已得到適當的處置時，它便可以閉幕；如果它認為有暫時休會的必要，它也可以這樣作；第一屆常會分為兩次舉行，也是大會本身的決定；總之，它是國際組織中的最高威權機構，它可以決定本身的一切事項。

要希望聯合國大會每次都有十全十美的收場，固然是不切實際，但如把它看得一文不值，也未免犯了過於另一極端的錯誤；聯合國的基礎是各會員國，它無法決定本身的成敗，它的命運繫於整個國際情勢的變遷，由過去的經驗看，我們可以持平的說，在某些政治性的問題上它雖無甚成就，但在多數非政治性的問題上，它對世界的功績是不可泯滅的，只要一絲希望尚存，我們便不該氣餒。

不論是成功或失敗，每次大會中，議程上的各種問題都會有一個處置，到這時，大會便近尾聲了；各委員會的工作紛作結束，全體大會恢復了最初的忙碌，來對各委員會的報告，加以最後的裁決；這種裁定的形式，也許是作成決議，由祕書長負責分別實施或執行，也許是暫予擱置，留待以後討論；在後者的情形下，秘書長於擬定下次屆大會臨時議程時，須將其列入，在前者情形下，秘書長應於大會閉幕後十五日內，分別通知各會員國。

一切料理妥當後，各國代表便整裝返了，最後在世人的歡呼或失望中，主席宣布會議的結束，一度緊張熱鬧的會場，剎時變得稀疏而冷落，人去樓空，徒供遊人的憑吊而已。

Howard K. Smith

F. Wallace Party      The Nation, August 7, 1948

# 朝氣勃勃的華萊士進步黨

上最顯著的特色是青年的天賦，慷慨激昂的演說，表面憂愁，被壓迫的和少數特別熱烈的人聲勢浩大，幾乎會使

人害怕大多數人的聲音透不出來。觀察場內如林的標語，目光會被奇異的口號所震動，好像：「亞米里亞是亞米里亞的亞米里亞。」有一次，坐在我旁邊的一位青年請他

進步黨，白居易人會暫時忘記的機會，表面憂愁，被壓迫的和少數特別熱烈的人聲勢浩大，幾乎會使

的，是那獨立公叫的。」一剎那間，好像牽動潛意識裏的  
罪惡，我聽了他的話。

在開會時所有那些巧妙的宣傳都透露了那些當被認為是共黨的手法。標語寫得很聰明：好像， Wallace or War (妙處是在 Wallace 與近於 War-less 沒有戰爭的意思，一聽來好像是「沒有戰爭還是戰爭」。華萊士代表了「沒有戰爭」)。 Truman's tired talking over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we're tired dying over them (杜魯生講厭了國際分歧，我們厭倦了國際分歧) 又像 Warren's an independent-independent of the voters who I c'ed him (華倫是獨立的——獨立於選舉他的人民)。帶着辣椒味的演說顯然是出於內行的高手。所唱的歌——那是整個表演中了不得的成功——流行得驚人，有一次我聽到一個共社黨死硬派的朋友無意中在哼一個調，其中有句是：「我真受不了了，那樣比人更大。」(這是風刺杜威的。)

常用來反對華萊士的政黨的說法——這是個孟浪的領首加上盲從的青年秘密黨所操縱的運動——自從我看到了這次大會，實在認為不足以解釋華萊士的運動。我可以在此說明的，我並不是一個華萊士信徒，經過長期在歐洲工作，這是我相進步黨初次接觸。我個人的看法，一向認為華萊士脫離民主黨，在這反動勢力高張時期，分裂了美國自由主義的運動是錯誤的。但是自己到了費城，有了這大會，我開始懷疑我原有的看法了。根據事實，費城所表演的，從量和質雙方，更從對方政府的有力反對上看去，這新政黨比了一般所謂他的論調所估計的，實在深厚的多，它在美國的政治裏有著堅實的根。

兩個候選人在白宮開發表他們接受競選的演說時，他們面前的羣衆比美國有史以來任何政黨大會為衆多，差不多多上一倍。這場面當然是一是言説的，成千的羣衆是四處徒步走來的；許多在會場邊停車場上搭了篷帳。臨時在這裏造成了一個小鎮。共和黨和民主黨在這裏開人會時，兩種車如流水的情況是不見了，停車場上的車輛代替了華貴的汽車。但是就在這衆會裏，人家告訴我，一天晚上，進步黨捐得了七萬五千元的經費。這些眼見的數目祇是冰山露在水面上的一端。在大會裏很多代表站起來報告要求進一步黨在該省競選的請願書上的簽名數目。我雖沒有看見實際的簽字，但是據我知道，數目有幾百萬之多。

這幾百萬簽了名的祇是這運動中的核心。在開會這幾天，費城之外各地潛在的擁護者更是驚人。紐約和華盛頓這個星期裏所發的消息好像都是針得着進步黨而發的：

例如，控告美國共產黨的舉動，他們的罪名在過去和將來的十年中隨時都可以揭發的。無可疑義的，這個舉動是對付進步黨大會的，他們想在進步黨宣傳的高潮加以打擊。同樣的，杜魯門在招待記者會上保證和平的機會——還有兩個重要的政策決定者的附和：馬歇爾和柏林的主帥克蘭蘭將軍——他們想奪走祇有華萊士是代表和平的信念。在開會之前的幾個星期中，總統和國務院對於美國軍隊衝入柏林的可能性守口如瓶；就是在杜魯門宣布和平在望的星期中，柏林的危機事實上已到高潮。這些事實再加上民主黨對保障人權的新努力（保障人權的意義是不歧視黑人）都表示民主黨已感受到華萊士的威脅，也說明了進步黨獲取選票的潛在力量正在膨脹。

和委員會的正確判斷却在一個可靠的報告中表現了出來：聯邦商業局發表了一個報告說明了美國獨佔事業的驚人發展，它說：「如果不是讓巨大的公司最後佔據這國家，政府祇有被迫採取步驟，爲了公共利益對它們加以直接管制。」

和事實脫節的缺點是在外交政策的範圍裏。當前國際關係的惡化中認爲蘇聯是毫無責任這一點是很難使人同情的。他們要求美國在沒有具體可行的蘇聯保障的情形下，放棄原子彈，停止徵兵，和撤退佔領軍，對於有責任感的選民是很刺耳的，這一點會使華萊士失去很多潛在的擁護者。

但是就是在這個範圍裏，進步黨確是敢於面對事實，比了其他兩黨的躲避技術在不可同日而語。他們指出事實說，經了三年的佔領，西德工業裏的重要位置已有百分之六十落入納粹的手中。這些位置，雖則表面上不是政治的位置，但已經完全被納粹所控制着。

但這實際沒有永遠性的社會政策）。近來事實明美國對德的社會政策是錯誤的，也就是這些事實引起了那些曾受納粹蹂躪的東歐國家對美國的仇視。祇有華萊士的政黨把這些事實——在解釋國際關係惡化時的唯一事實——公之於美國人民的。

也祇有華萊士的政黨告訴了美國人民美國外交政策中最可慮的矛盾。一方面說支持聯合國，而另一方面美國對外國最重要的行動，歐洲復興計劃，却由不山崎台所執行，而是由國務院負責的。從這件事上祇要其想一想，就可見懷疑美國的目的並不是國際性的而是國家性的，不是威爾基的合作精神，而是亨利費切的帝國主義精神。當聯合國可以利用來達到美國利益時，他支持聯合國；如果不能利用時，也就不客氣的繞過聯合國單獨行動起來了。

總而言之，除了一些不太順眼的表演外，華萊士的大會確在烏煙瘴氣的美國政治思想和演說中放射出一束光氣。看過了共和和民主兩黨大會裏那種比了以往史是深固和逃避重要政治問題的空氣，到了進步黨大會裏才使人了一口氣。如果在今後幾個星期裏，兩個老黨不能表示出他們對於日漸接近的不景氣和戰爭有應付的能力，美國的自由主義者會考慮放棄爭取民主黨的努力，而開始去爭取進步黨了。

有一位在政綱委員會裏的朋友徵求我的意見，因為我在英國曾親自研究過他們國營事業。我告訴他，我認為這是教條主義，也許可以取悅於大學裏經濟系高年級的學生，但是和美國當前重要的問題隔離得太遠。第二天，我的錯誤



宋子文兄弟及孫科的拍頭，再加上廣東省銀行的活動，另是一個系統的活動，四川的銀團在抗戰中間壯大了，劉航琛、康心之、吳音航、楊曉波等，各有其企業與金融的勢力圈。此外，山西孔祥熙的勢力並不普遍，一部分票稅改的銀號已經衰落，雲南以經嘉銘與陸子安為中心的兩大中心勢力，依靠了地方的政治勢力在拖延。抗戰以後新起來一個安徽的中華銀行系統，這一批美國留學生拉跟了洛克費羅等美國財閥却又捲土重來了。他們各有其金銀準備，特別是辛苦得來的外匯。

理事長詹沛霖、煤業公會理事長潘以山、中國信託公司副理戴家駒、大通紗廠胡國樑、以及「徐百齊洩露改幣機密案」在上海有關的一行人氏。初步業已壓制了上海灘上的漲風，在那告密的信還在紛至沓來中，他還要打下去。

## 怎樣解決失業與生產？

形勢戰勝了人。德國要在花旗旗下重新再建，第一次大戰後主持幣制改革的戰犯沙赫特被判為無罪。日本也正在同一旗幟下復興。中國怎樣呢？同路還是不同路？

一勝者以拯救敗者為榮，在美軍主持的東京審判法庭上，東條成爲了英雄。東條說：「日本是被迫作戰的，是自衛，是爲日本民族國家，爲七千萬人民的生存而戰，日本有此權利。」中央社東京電稱：「若對東條處極刑，盟軍撤退時，多數人民即將以鮮花至東條墳頭憑弔，什麼，但在第一次大戰後，他得美國資本家幫助之後，曾經表示一個了。」

至於納粹頭等戰犯沙赫特在無罪以後，外訊還未傳出他的表示是什麼，但在第一次大戰後，他得美國資本家幫助之後，曾經表示一個了。

強國要有兩個條件，一是要有四千萬人口，二是要有兩個氣溫地帶的資源。他當政以後，幫助希特勒擬定了四年計劃，在柏林和魯爾的邊沿上舉辦了兩個大工程博覽會，顯示德國的工業力量，加強美國資本家及德人的信心。這個老魔術師今天又自由了，他一樣也會帶罪立功的。

從上次大戰後，看一個國家的能否復興，要看他對這兩件事有沒有辦法！一是失業問題，能不能夠解決，怎樣能使全民就業？一是經濟問題與金融問題的配合，如何能誘導游資走到生產建設的途徑！這兩件事也就是一件事，沒有了生產建設的物質基礎，就不能維持全民就業。而全民不就業也就無從得到社會秩序的恢復。中國已走了半步，對於前面的課題作如何打算？

正站在十字路口上的法西斯主義，一邊是生產主義。希特勒登台以後，逐漸解決了四百萬失業人口的職業問題，他鞏固了法西斯的政權，把德意志從共產主義的懷抱中搶救出來。日本內閣承認去年十月起通貨膨脹到了惡性的程度，直到今年二月才緩了一口氣，以後利用美

國的輸血才算把最危難的時期拖過了。天皇仍是偶像，在軍閥的指揮刀下，日本共產黨的勢力也落下來了。  
中國這個慘勝的國家亦如那些慘敗的國家一樣徘徊在十字路口。據新聞局十四日發表的報導，政府控制內有五千萬難民，有二十一年以來重演的大水災，又有亘古以來所未有的「兩種不同生活方式」的戰爭。而城與鄉之間的對立也到了空前的局面，雖然我們自信在一個農業國家，時間會有辦法解決失業人口問題，可是也不能忘記，在三年中兩次幣制改革下，人民已經失掉了「重整家園」的力量。——勝利以後，中央先以二億元對一收兌中儲券，「八一九」再以三百萬元對一收兌法幣，中小資產者的普遍無產階級化，假如僅僅逮捕幾名「老虎」而不能再生產，這有什麼用？一生產能力的恢復，即生命的恢復，不保有生命一切的努力又爲了什麼？

(上接第十五頁) 來的話，那麼不知他要從什麼地方逃出去。縣政府令只可在城裏行，四城門不到晚就關閉了，自衛大隊只保衛了縣長自己。由此可以看來，一個是以進爲守的政治進攻政策，一個却是以城爲點的死守的被打的局面。

二、在目前則擬打通四明會稽二山，以便加強其浙東的實力。同時在浙南造成控制溫處的各鄉各村，再養精蓄粹以爲日後之圖。

三、共軍的戰略是以大吃小，化零爲整，以化整爲零。所以上次蘇北大批軍隊渡海而來，不必渡江)，浩浩蕩蕩，竟如入無人之境。及至發覺，已登陸餘姚，可下海、落湖。在必要時亦可樓戰略是其特長之一。兩軍擬佔領紹興，所以是在這一帶的軍事動向就是如此。

突擊也是他們的特長。

四、四明山的共軍。

五、共軍每佔一鄉，必先到鄉公所把壯丁名冊，征糧借糧，征稅簿冊全部燒燬，使老百姓最感頭痛的征兵、征糧、征稅可以一無根據，以收民心。同時把地方自治人員綁架，把土豪劣紳綁架，或殺或放或贖，則看老百姓的公決。

六、在淳安，有一次黃大隊到某鄉去宣傳，有一稅務人員殺而不問之言，所以小學教師與學生對共軍的印象就好了一層。

七、前次在寧波有搶米風潮，在象山有一次黃大隊大戶開飯之事，即鄉間大戶開飯的現象。據說有大批民衆擁入坐吃。政府對他們毫無辦法。

# 游剿制面與冀東戰事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信) 上月國軍重入冀東，有人在注視着冀東是否將為國軍控制，是否傳作義范漢傑的重入冀東與孫連仲有所不同。今天事實上證明並沒有兩樣。國軍不但沒有能夠控制住冀東，而且三河縣城又在九月八日被共軍攻佔。冀東戰火重燃，與遼西戰場相應，這也許就是共軍在北方秋季攻勢的開始。本刊五一卷一期「內戰全局的檢討與展望」一文曾經指出，「……冀東在將來還是北方最重要的戰場，因為有這個地區，才可以支援東北，使錦州孔虎有所依託……共軍在秋季攻勢中不會放鬆。

冀東局面  
華北剿總在上次冀東戰事告一段落時，舉行記者招待會，剿總發言人宣讀了一篇「冀東毀匪冀東老巢，已將遭化以北、長城以南盤據多年的根據地，所有軍政設施及補給物資，敵

對匪軍的打擊，與冀東局勢的開展，意義顯然重大。(一)解除了唐山與北寧路的威脅，粉碎所襲擾的陰謀……就軍事觀點來看，充分證明以『游剿控制面』的正確有效。(二)由於國軍神速的游剿，匪主力已被裁為兩段，如欲再構成一個新的企圖，短期內無法辦到。(三)匪冀熱遼軍區補給中心，越平古路至冀熱察邊境上，現也逐漸東移，四縱隊及二縱隊的第四旅却始終未離薊縣平谷地帶。現南移襲取三河地區。現南移襲取三河，威脅通縣及平古線。

## 三河之失

三河是冀東國軍一，使國軍救援不及。

國軍本來是打算救

匪軍必須要遲幾個月，才能穿上棉衣和鞋襪。

(四)匪的老根據地並不鞏固，共匪的小反宣傳，正是掩飾他內部的危機。「那篇長文是在八月十五發去的，到現在還祇有一個月，冀東情形就又完全變了。當時國軍收復的各縣，又逐漸為共軍收復，唐山及北寧路乃至十古，威脅都未曾放棄。所謂被

周毅守知縣城難守，預將守軍分為兩部，以兩個連守城，三個連在

小船徐徐溜下，到

橋頭縱火，並另外從上

什麼呢？據說是剿總配

合土地改革方案將有一

套新政策，今後要絕對

以戰略服從政策，加強

人的側面或後面，等候

。(下接第二頁)

底摧毀，雖然沒有將匪

主力完全捕捉殲滅，但

開始集攏起來，重返冀東

。東段的李連昌程子華

部，退出遵化，在長城

線上徘徊了幾天，就又

調回了。

至七日拂曉，共

軍即自城東北角突入城

內，發生巷戰，到下午

城內核心工事差不多就

全完了，周毅亭又在東

南城角的一個碉堡裏，

擋到八日晨纔突圍而出

，守城的團隊和縣府人

員多已死在砲火下或被

俘，城外的三個連有一

部退回通縣，大部分也

沒有下落了，這就是冀

東三河之戰，三十八團

瓦解了。共軍開旗就又

來了一個「以大吃小」

，短期內實難獲得補充

，匪必深感千地不安全

，山地也不安全，冬天

匪軍必須要遲幾個月，

才能穿上棉衣和鞋襪。

(四)匪的老根據地並

不鞏固，共匪的小反宣傳，正是掩飾他內部的危機。「那篇長文是在八月十五發去的，到現在還祇有一個月，冀東情形就又完全變了。當時國軍收復的各縣，又逐漸為共軍收復，唐山及北寧路乃至十古，威脅都未曾放棄。所謂被

周毅守知縣城難守，預將守軍分為兩部，以兩個連守城，三個連在

小船徐徐溜下，到

橋頭縱火，並另外從上

什麼呢？據說是剿總配

合土地改革方案將有一

套新政策，今後要絕對

以戰略服從政策，加強

人的側面或後面，等候

小船被橋椿阻住的時候，地方及部隊政治工作，火就更大起來。火從橋下向上燃，國軍用砂

不過絕對服從傳作義的，但全貌一時不易看得。

野不是怕匪而是因匪，不是跑而是另變一個方

向打，不是不要據點而

是積極的保護據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探監記

(觀察北平通信)「八一九」，政府打出了兩張王牌，在全國各大城市開闢了「第二戰場」，「打虎」和「清謀」同時進行。北平市「清謀」的高潮，在八月廿四日北大解圍後雖已過去，但這並非事情的結束。相反的，當局的手段越來越「高明」了，今後的方式可能有很大的轉<sup>轉</sup>。學生方面是完全處於被壓迫的地位。按照以往學運產生的原因，這種路徑終久要造成次一回運動；事實也正在這樣進行。

八一九一剛剛過去後幾天，很多學校的自治會都遭打垮，原有的負責人或者被捕，或者逃亡，一些營救的工作暫時不能積極開展。而這只是一個短暫的過程，爲了營救被捕的伙伴，爲了繼續自身生活福利、康樂、學藝的活動，北大、清華、燕大、師大、中法五校組成了營救被抽同學聯合委員會，各校自治會的理事也已另選新人遞補，他們始終堅持要政府守法，在法的領域裏，他們要爭

首先，營聯發表了兩個重要文告，一個是說明兩年來學運的立場，只是一種純粹自發的愛國運動和民主運動；一個是說明爲什麼拒絕特刑庭的拘傳，根據基本的憲法和刑法，指出了特刑庭根本無權拘傳人民，並向立法院提出質詢，爲什麼兩次提出請願，都置諸不理。當然，在目前這樣的情勢下，這只能算是一個表白的姿態。當此文告印出後，營聯發出通知稿給記者，但到會的有四十五人，很多都裹足不前，據說跑北大跑去北大跑南大，連北大的學生們所能爭取的只能圈

了陸志韋先生表示出威武不屈的骨氣外，今天北平的大學當局除了

已很少有人步蔡先生的後塵。不過在同學們的要求下，各校當局總算能儘力幫助同學，而其中以北大，北洋較積極。北大同學被捕後，賀麟訓導長始終在設法解釋，並曾一度親赴看守所探監，隨後又跟費青、芮沐兩教授訪何承斌家庭，要求：（一）立即准予解釋自行投案之同學，（二）對所有被拘押同學於最短期間內完成偵訊程序，（三）於偵查時即疾納校方如各系主任及教授等對於該系學生學行所提供的意見作爲證據，（四）要求即時前往看守所慰問被拘押之同學。除前三項有一個含混的答復外，第四項是被拒絕了。被拘傳的同學就這樣與師長們隔斷了。

鐘頭的焦候，最後才准予集體接見。這是一個極珍貴而又極緊張的一個場面，代表們帶着期待而憤懣的心情魚貫而入，警衛們荷槍實彈，嚴陣以待。在這樣重重包圍中，隔着鐵欄杆，代表們與失去自由的七、十餘同學見面了。這不是見面在民主廣場，不是見面在大會中，不是見面在課堂或寢室，這是自由者與失去自由者的見面，就是這道欄杆，把同樣的一種人劃成了兩個世界。當彼此相見時，大家都蜂擁而前，緊緊地握着手，緊緊地咬住嘴唇皮，眼眶裏充滿了熱淚，情緒是多樣的。不久，談話開始了，獄中的同學希望師長同學們放心，因為他們在獄裏還算好。本來監獄的伙食是窩頭拌涼水，不過他們有親友同學送飯，吃得好一點，而且一人有食物總是分給大家吃。同時，住在一處的都是同學，都是受難人，有困難可以大家爭取；苦悶時，也可唱歌。又說：在獄裏待而憤懣的心情魚貫而入，警衛們荷槍實彈，嚴陣以待。在這樣重重包圍中，隔着鐵欄杆，代表們與失去自由的七、十餘同學見面了。這不是見面在民主廣場，不是見面在大會中，不是見面在課堂或寢室，這是自由者與失去自由者的見面，就是這道欄杆，把同樣的一種人劃成了兩個世界。當彼此相見時，大家都蜂擁而前，緊緊地握着手，緊緊地咬住嘴唇皮，眼眶裏充滿了熱淚，情緒是多樣的。不久，談話開始了，獄中的同學希望師長同學們放心，因為他們在獄裏還算好。本來監獄的伙食是窩頭拌涼水，不過他們有親友同學送飯，吃得好一點，而且一人有食物總是分給大家吃。同時，住在一處的都是同學，都是受難人，有困難可以大家爭取；苦悶時，也可唱歌。又說：在獄裏

一定是雲南同鄉會理事會的負責人？」——「那你是不是？」——「你正在猶豫，審問就告結束……」

時間太有促，一會兒，所長就下逐客令。代表們問他們需要什麼，被中人苦笑著說：「——辭開你們，學校大概要開學了，我們希望，希望早日恢復自由。」然後彼此拉扯手，含著熱淚，楚地吼一聲：「再見！」，便互相分別，砰的一聲，又關上了。

步出看守所，代表們一再荷月以重甸甸的，「他們需要自由，他們吃的走高頭拌涼水。」這裏發生了兩個問題，如何保衛與如何救濟他們。前一個問題只有爭取校方去解決，賀麟的打聽，訪何承斌爲的，我們只得屈服於既成事實。」而特刑庭一見到學生就不輕易放過，現在偵訊快一個月，還說

然，學生們可以根據「法」來否認這些偵訊、審問，但單單否認又有什麼用？於是，可做的只有募捐了。這裏正反映出同學對被捕者的關懷。這年頭，處處鬧飢荒，學生能有幾個臭錢？有得洋糕吃，已經是萬幸了！然而，當想到獄中人時，他們竟忘出他們所能節省的一切。清華很快的籌六億，北人開創募，還預不以，「一人一金圓一面京」相應召，他們系級上也不肯落後，民主牆上佈滿了「挑戰」「應戰」的海報，五六天工夫就到十餘億，總共在二十億以上。獄中同學物質上的困難上可以解決了，又令人想到他們的自由。這是基本問題，却總連一點端倪也沒有，在此時還容許探監，這幾天連探監都成為禁令，前些時送食物去還可在這一紙收條都收不到。特刑庭且傳出這樣的話：「探監的就是職業

的事情時有所聞。八月底，北大醫學院同學劉惠東在鐵道醫院失蹤，後來證實在路上被架走。賀麟訓導長也說：「這是鄧特事件的重演。」九月十三日，特刑庭法警會同警察局員警巡赴燕京逮捕學生，未果而歸，怏怏而去。傳說清華也接到特刑庭的公函，後面還附有名單，又傳某些中學也有了名單，恐怖又籠罩着古城。向達教授說：「從陳繼善和胡校長的信上看，以後的迫害將更厲害，以後的黑名單也無所謂『批了』，只要是學生他都可以隨時隨地逮捕。」「呵，『懲政』、『法治』，你在那里？」（九月十七日）

去探視失去了自由的兄

一次，問的令人有些莫

正在偵訊，被羈押的同

學生一

## 觀察通信

每文以三千字  
最合適，最長請  
過五千字，並請  
內自加小標題。

字爲超勿在文

都可以隨時隨地逮捕。

# 談方言文學 郭紹虞



中國以往的文學，一向只有兩條路線：一是真，一是雅。崇古的偏於雅，革新的偏於真；廟堂文學偏於雅，通俗文學偏於真；重在發揮文字語的特點者偏於雅，重在發揮聲音語的特點者偏於真。

這好比並行的雙軌，不能有什麼輕重，但因以往的社會形態限制了文學，所以一般文人學士總不免有意無意地偏重在雅的方面，於是把「雅」與「俗」對，而重在「真的」，也就不免自認為應當與「俗」為伍了。基於這種心理，所以一般文人學士之作，對於嚴肅的作品總偏於雅，而只有以遊戲的態度出之者纔偏於真。

爲這樣，所以俗文學不登於大雅之堂；爲這樣，所以難以口語亦文亦白的作品就稱之爲小品文。這都是以前正統派褊狹的見地。

我們爲要矯正這種見地，所以第一點先須說明雅出於真。做五言古詩的自以爲是雅了，而不知五言古詩正從漢代的俗文學樂府蛻變成。做七言古詩的也自以爲是雅了，而不知七言古詩也從漢代民歌童謡以及太學生的口號種種蛻變成。做詞的有一「樂府雅詞」之稱，而不知詞的起源也出於民間的俗文學，敦煌零拾所載即可得到很多強有力的證據。我嘗以爲中國各種韻文的體製，除律體和新詩外，幾乎沒有不是受俗文學的影響的。每一種文體的演變，往往先由無名詩人開其端，然後漸被一般作家所採用，而其體始定。至於無名詩人之所憑藉，又往往靠着音樂的幫助。風雅體是這樣，五七言詩是這樣，詞是這樣，曲也是這樣。獨有律詩是例外，因爲這是發揮文字語的特點的體製。獨有新詩是例外，因爲以前文體的完成，是演變而不是革命；「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這途徑是經過許多人無意中走出來的。至於新詩，則是一般批評家先指出了途徑以後，然後「籠羅藍縷」方纔嘗試着進行的。所以新詩比較不受俗文學的影響，然而這就注定了新詩先天的缺陷。直到現在，新詩纔漸漸走向正確的途徑；這關鍵，即在於（1）新音樂的成立，與（2）方言文學。

以上的文學就沒有被人目爲雅的正統文學。可是，（1）爲了方言的粉本不應該有所分歧。可是，（2）爲了方言的粉本，即在口頭上已不能不有一種雅言——即是所謂普通話。這種話，儘管被人譏諷爲藍青官話，但是總不能不承認他有存在的價值。爲了這樣，十足道地的方言，似乎也不十分適合於作表情達意之具的。（2）待把這些所謂雅言筆之於書，在當時固是言文一致，可是經過相當的期間，語言本身自會發生變化；何況，有時爲了政治中心的變遷，本以某種方言代作雅言的，其基礎也就發生了動搖。因此，雅言的本身時常會生變化。可是，雅言本身儘管變化，而古雅言所寫成的文辭却早已約定俗成，於是惰性的古典主義者，又往往以古雅言爲標準，遂使古時本是言文一致的，到後世就成爲言文分離了。再有，（3）古雅言的本身，實在也並不十分符合於當時的口語。牠可以「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牠也可以有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如論語中之魯語，公羊傳中之齊語，都可看出古雅言中兼有方言的成分。由前者言，則所謂古雅言者本是離開了口語的文言；由後者言，則古代的方言文學也即被雅言化了的文辭。但是，這一種既不符合於古方言也不符合於古雅言的文辭，却最富於實用性；因爲這是統一文字語的最容易而又最穩妥的方法。有了這種文辭，不僅方言文學不容易抬頭，即口語文學也被打倒，而文字語與聲音語遂不得不形成分歧的現象了。爲了上述三種原因，所以中國文學史上「雅」的勢力常優於「真」。但是，我們只能說「雅」的勢力常優於「真」，却不能說「雅」的勢力可以吞併了「真」。那就因爲「真」確有勝於「雅」之處，有些部份是吞併不了的。無論「雅」如何適合實用性的需要，但等到傳神阿堵，要保存語態的真趣，就不得不藉助於「真」。史通雜說下云：「自梁室云季，雕蟲道長，……對語儼辭，盛行於俗。……史之載言，亦同於此。假有辭如儼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飾而言，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書，必求實錄，多見其妄矣」。那麼，可知文字型的文字語根本違反了真。論衡自紀篇云：「夫文由語也。……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趣，何爲猶當深閉指意。……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

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離知，使指隱闇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那麼，即使古雅言化的文字語，也不合於「真」，而暴露了牠的弱點了。這即因「雅」的問題，不過基於實用性的關係，而「真的」問題却是寫成文辭最基礎的條件。史通雜說中云：「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自漢以降，風俗屢遷，求諸史籍，差覩其事。……荆楚訓多爲夥，廬江目橋爲圯，南呼北人曰僥，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個，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相毗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在整篇古雅言化的文辭中間，只運用上幾個俚俗土語所用之語詞，已足以「相毗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何況是活生生的方言文學呢？所以真而不雅，不過減少了一些實用性；雅而不真，簡直根本喪失了文學的主要的生命。

由前一點言，哪一種的文體不出於活生生的口語的創造！由後一點言，哪一種活潑有力的文辭又可以放棄了活生生的口語之運用！所以在此原則之下，能運用口語的當然爲活文學，而能運用方言的，當然更能成爲活潑有生氣的文學。俞平伯先生在吳歌甲集序中早已說過：「我覺得最便利的工具，畢竟是母舌。這是牙牙學語後和小兄弟小朋友們搶奪泥人竹馬的話。惟有牠，和我們最親切稔熟，於我們無織毫的隔膜，能顯示我們的性情面目」。

所可惜的，絕對地域性的方言沒法與異地的人作交換情意的工具。說苑善說篇所載越人歌的歌辭：「滙兮抃草溢予昌板澤予昌州州饑州焉乎秦胥胥縕乎昭瀆乘踰隨河湖」，不但千載之下難索解人，即當時鄒君子皆聽了也是莫名其妙。必待譯成楚說：「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慎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然後鄂君子皆始得了解，然後千載下的讀者也得了解。這即是雅言化了的力量，我們也是無法否認的。

正因這樣，所以在中國文學史上就只見文字型的文學與古雅言化的文學；此外，特別限制了口語文學的發展，尤其限制了方言文學的存在。大抵以前的方言文學，假使不雅言化，就不能維持牠生命的延續。即如楚國的語言本與北方華夏不同，所以孟子之譏許行稱爲「南蠻鳩舌之人」，而其與戴不勝語也說到齊楚語言的不同。但是我們現在讀楚辭，除了音節的舒長與風雅體之外，除了加上

「毫」「鴻」「聞國」「能祭」等等以外，一些看不出與北方的語文法有什麼不同，這即因楚國文學早已被雅言同化了的緣故。楚國的左史倍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書，而孟子講到齊楚語言的不同，只說楚國人要學齊語，却不許齊國人要學楚語，此中消息，正可看出楚國文學同化於北方雅言的迹象。以最可代表方言文學的楚辭來說，猶日如此，何況其他，所以李調元《風所輯的粵歌，也除了採用少數土語語詞以外，假使僅從文辭上觀察，也幾乎看不出與雅言文學有什麼不同之處。

這種雅言化的方言文學所發生的影響，雖可以「衣被詞人」，「才高者蒼其鴻裁，中巧者猶其豔辭，吟諷者衡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如文心雕龍辨騷篇所言，然而我們須得認清，這是駢文盛行時代劉勰所說的話。假使在現代而加以批判，則這些雅言化的方言文學正暴露了他的弱點。我們可以歷舉他在此後各種文體中所生的影響。

在駢文流行的時代，妃青儂白，固然需要獵取豔詞，然而正因如此，不僅保存了許多不需要的已經死去的古語，也且保存了許多不需要的已經死去的古方言。由詞彙言，固然豐富了，然而堆砌塗澤的作品，既喪失了文學的價值，又使文學遠離了大眾。為什麼？要使大眾記取這許多不經見的詞彙已經不太容易，何況記取以後還要能夠運用，必如曾國藩所說：「欲以戴段錢王之訓詁，發為功業左郭之文章」，然後才為理想的標準呢？在現時代，欲使文學家而兼小學家，無論如何不能不說是一種浪費。

在古文流行的時代，固然不一定要獵取豔詞，然而為求行文之古色古香，對於一些不經見的比較怪僻的古方言，依舊也看來有用的價值。唐代如樊紹述，宋代如宋祁，明代如許多復古派，清代如胡天游，大都用此手法。即章太炎也不免有此習氣，不過以其通訓詁，用得比較慎密妥貼而已。他們對於古方言既這樣保存，那就對於今方言不免要如此，因為這是引車賣漿之流所說的話。所以宋以後的正統文人對於方言的運用就另創了兩種手法。一是如江西詩人之所謂「化俗爲雅」。釋惠洪冷齋夜話謂：「句法欲老健有英氣，當間用方言俚語；如奇男子行人羣中自然有類脫不可下之韻」。這樣的運用俗舌，其作用等於夏侯度出之，山谷詞之運用方言俚語即是如此，因為他作詞就沒有作詩這般的嚴肅。後人所作的地方竹枝詞，也往往用方言以增風趣。如徐振之《陽竹枝詞》：「小槽醇酒不論錢，夜合華前一醉眠。曉去傳音呼阿哥，郎來隨意認同年。

一。四繪軒詩鈔自注：「白酒曰醇酒，馳音姐，嵐音宰，稱母曰驰，呼兒曰崽，男婦以同年稱，則往還若兄妹」。如楊光輔之《南樂府》：「滋南好，海族盡珍羞。餐底添薪烹鑊蓋，刀邊拍箸吃鉗頭，鄧國未全收」。（自注：「赤魚名鑊蓋，鱈魚曰鉗頭，取形似也」）我們讀了這些作品以後就只覺其輕鬆纖巧，絕對不會感到態度的嚴肅。

爲了這種遊戲態度的關係，所以即使到了語體成立的時候，在普通話的戲曲中間，有時再雜以方言，也只是爲了發噱使人有輕鬆之感。所以明人的傳奇雜劇中，凡是說蘇州白的，或說杭州白的，往往都是丑角的口吻。在口語文學中間而方言却成爲丑角的談吐，則方言文學之不被人重視又可知。

因此，我們可以說以往的文學路線，始終是「雅」的成份勝於「真」的成份。方言文學始終沒有被人重視過，始終沒有佔到文學史上重要的一頁。

現在假使要轉變這舊的路線，使真的成分勝於語的成分，那就非改其道而行之，提倡方言文學不可。方言中間，尤其是吳語粵語，都佔有比較廣大的區域，更應當使這些地方的人，把他們牙牙學語後和小兄弟小朋友們搶奪泥人竹馬的話，毫無纖毫隔膜地充分顯示他們的性情面目。到此地步，方言文學就成爲嚴肅的正經的方言文學，不再是雅言化的方言文學！更不是遊戲態度的方言文學。

近來讀到魏源先生的《詩經新釋》；更覺得方言文學確有牠的前途。現在隨便舉幾首詩爲例：

張家阿哥  
琳瑯琳瑯狗來哉，  
阿哥生得好身材，  
心腸軟得像米飯。  
齊風  
膚令令，其人美且仁。  
膚令令，其人美且惄。

張家阿哥轉來哉，  
阿哥生得好身材，  
頭髮濃得像柴爿。  
牛羊曉得落山，  
雞曉得進棚，  
阿毛曉得歸欄，  
牽記煞我哉！

這兩首：一首照着原來的情調，一首又按着現時的事實。這樣翻譯，正可看出方言文學可以媲美以前的雅言文學，同時更可看出方言文學是針對着現實存在的方便利最廣泛的工具。尤其明顯的，作者所譯的豳風七月一詩，內容完全是以河內的內容，意識却完全不是以前的意識，可以當作翻譯詩，也可以當作創作讀，真可以說做到真而且雅的地步。

假使要在這些作品中再加以挑別的話，那麼就是漢字的作祟了。如張家阿哥一詩心腸軟之「軟」（與阿毛鶼鶼一詩中日脚之「日」），「軟」「日」二音，吳語與國語都有分別，但在這些地方却沒法表示特別的音讀。所以最理想的是方言文學，再應當與拼音文字相配合，然後聲音語與文字語纔可以絕對地相符。

到那時候，中國文學史將創成新的一页，不復再走舊的路線了。

阿毛鶼鶼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於埘，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王風  
君子于役二章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於埘，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至哉！雞棲於桀，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 提高稿費

（第十九次調整）

本刊稿費自十月一日起，每千字致奉金圓三元至六元。此啓。

# 評李廣田創作

「引力」 李長之

書評

一九四七年六月初版 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發行 定價國幣二十八元 二四〇頁

(一)

引力！引力！人們上昇的努力是需要引力的，在中國近代史上，已經有過好幾個發生引力的地帶了。到廣東去！到重慶去！「到一個更多希望與更多進步的地方去」！這幾乎成了每一個中國現代青年在心上所燃燒着的三部曲。本書所寫，就是三部曲中的後二部。

因此，單以主題論，作者是抓住了一個歷史意義的主題的。在行動決定以前，不，也是在認識上明朗以前，是有不少的猶豫、脆弱、以及糾纏不清的陰霾似的紛擾的，作者所寫的大部分，也就是側重在這一個段落的心情。作者在後記裏說，海水催溉了他的思想。這是不錯的。但我們再加上一句，這是一種健康的灌溉，而我們讀者也因此受到餘惠。

全書的主要故事是寫一個女人黃夢華，在淪陷時代服務於濟南的一個敵偽學校，平盡了折磨和猜疑，由猶疑而變為堅強，終於勇敢地到了後方成都，為的是去找她的丈夫雷孟堅。可是為她到了時，才發覺「原來是從昏天黑地的淪陷區走到這昏天黑地的大後方來了」（頁二三六），而她所要尋找的丈夫，却因為受了迫害，就在她到的前一天，走了，為的是「要到一個新的地方，到一個更多希望與更多進步的地方」（頁二三一）。這便是那個故事的梗概。假若只是這樣，這部創作也許落入了幼稚的標語口號或者所謂公式化；然而不然，因為作者所強調的乃是黃夢華這個人整個改變了。她沒找到雷孟堅，論說是可以悲哀或失望的，可是她沒有。她澈底認識了孟堅在信上告訴

一（頁二三七）！這裏有種健康的啓示，正是海水所灌溉着作者，而作者又灌溉着我們的。

(二)

可是主題的選擇有時和藝術上的製作也許不能平衡。我們推許前者而惋惜後者。

可是就連這種失敗，作者也會敏銳地覺察到。他在後記中一則說：「生活與體力既不容許痛快寫下去，而那些現成的材料更成了寫作的障礙」。結果，「不過是在事實的鎔錄中滾來滾去罷了」。二則說：「我的幻滅之感大半由於覺察自己的小說算不得『創作』，也不過是盡了一段歷史的側面，而且又只畫得一個簡單的輪廓，我幾乎相信我自己有一個不易超越的限制，我大概也就只宜於勉強寫些短短的散文而已，這樣想時，就難免有一種無可如何的哀愁」。

當人們仔細吟味這些話時，大概誰都會感到作者的誠懇和坦率的。現成的材料，事實的鎔錄，的確是一個致命傷。我是對作者過去的生活有着相當熟悉的一個人，當我讀着的時候，就不免對那太拘泥於事實的細節而驚訝着。不用說，書中主人黃夢華和雷孟堅都實有其人，而且大致的輪廓，除了最後一章，也都是已過的事實上的真正線索，甚而連那不必要的孟堅在中學時代一次被捕所關係的一本書名——托洛次基的「文學與革命」——也並非虛構；這不太被事實所限定了麼？

作者向來的文章，一如他的為人，是淳樸、誠實、不夾雜半點兒假的。他那思想上給朋友或一般青年人的感染上是如此，他那構成吸引人的散文風格的原故也在此。可是這種優長到了他寫小說時便成為障礙，使他有點邁不開步了。有人說寫劇本的人須要有些詭計，現在看來寫小說可以把這些事實揉碎，便一定會很不同；往小處說，便是敘述可以再直接些，再具體些，再口語些，假若書中都像寫那踏了臭凳看國旗，學生在偷着紀念五四，李嫂口中講的老公等段一樣，不就非常好了一麼？

作者認為人生是一個過程，這話對。既是過程，只要方向不錯，就只有前進，沒有灰心了。對創作又何嘗不是如此？我們相信他的另一部創作在藝術上一定不同些！

她的「這一次長期的走路（指孟堅之由鄆陽至成都），對我益處太多了，我見了許多未曾見過的現象，也懂得了許多未曾懂得的道理。我懂得了走路的道理，也認識了生活的道理，也認識了人類生活的道路」。她同樣堅強起來了，她無寧已經獲得了一種支持並開拓人生道路的力量，一種可以使自己不斷前進的資本，她再不懼跋涉，她再不怕險阻，她已經知道人生為什麼要在險阻中不斷跋涉了。她重新懂得了「人生如寄」，人生原來永遠在一個過程中，到必須起程的時候，那怕在一個暴風雨的早晨，或者黑暗的深夜，也沒有絲毫顧慮。她在從前總不肯忘掉過去，總留戀家，但現在她知道家是讓人長期休息，而不往前進的一個所在而已。總之，「她彷彿一下子都看得明明白白了

一位表現派的作家曾說：「史詩性的文藝須要搗碎現實，而重新去組織」，廣田這本創作就在缺乏搗碎現實的一個步驟上。他被現實拖着，拖着，到了有些拖不動的地步。

由於這個原故，他往往在不肯放棄對已往的事去找枝節而深入另一小枝節，雖然這些小枝節獨立去寫時也許是好的短篇。例如關於米紹堂的往日故事，就是如此（頁一五五）。也由於這個原故，他往往在不肯放棄對已往的事去找枝節而深入另一小枝節，雖然這些小枝節獨立去寫時也許是好的短篇。例如關於米紹堂的往日故事，就是如此（頁一五五）。也由於這個原故，他往往在不肯放棄對已往的事去找枝節而深入另一小枝節，雖然這些小枝節獨立去寫時也許是好的短篇。例如關於米紹堂的往日故事，就是如此（頁一五五）。

(三)

事實的拘牽，和枝節上的繁瑣，是讓這本有健康的思

想所灌慨的書受了些委屈！此外，我們感到作者在這本書裏長於寫心情，而拙於編故事。最初的黃夢華和雷孟堅截然是在兩個世界裏，一個在舊禮教下沉埋着，一個面向着新生的力量，這兩種對立的心情，作者便很能曲盡地傳達出來。自然，寫黃夢華的地方要多些，但那多着的一些心情的描寫也都好。在這地方，我們究竟感覺作者的性格是近於詩人了！

反之，涉及故事上的，總感覺太簡單，而常常不直接在舊禮教下沉埋着，一個面向着新生的力量，這兩種對立的心情，作者便很能曲盡地傳達出來。自然，寫黃夢華的地方要多些，但那多着的一些心情的描寫也都好。在這地方，我們究竟感覺作者的性格是近於詩人了！

譬如說到莊荷卿的結果是，「檢舉、搜查、逮捕、槍殺」。許多故事，他往往用「聽說」開頭，而下文極短，他不曾直接去寫那個故事。自然，他沒親眼看過，他不肯不忠實地那樣說得天花亂墮，可是，講故事是要像親自看過一樣的呀！——他不肯。這又是太老實了！

就全書論，黃夢華那得到的新啓示，以及這轉變的过程，這應該是全部的重心，却總令人覺得分量還少些似的。然而作者所自以為的不滿，簡直像失了勇氣似地所謂「無可如何的哀愁」，我們雖同情這心情，但認為絕對應該屏除這個念頭。至於這次的關鍵，往大處說，完全在事實的束縛上，這恐怕是一下筆就受了拘束的，假若用狠心把這些事實揉碎，便一定會很不同；往小處說，便是敘述可以再直接些，再具體些，再口語些，假若書中都像寫那踏了臭凳看國旗，學生在偷着紀念五四，李嫂口中講的老公等段一樣，不就非常好了一麼？

作者認為人生是一個過程，這話對。既是過程，只要方向不錯，就只有前進，沒有灰心了。對創作又何嘗不是如此？我們相信他的另一部創作在藝術上一定不同些！

一位表現派的作家曾說：「史詩性的文藝須要搗碎現實，而重新去組織」，廣田這本創作就在缺乏搗碎現實的一個步驟上。他被現實拖着，拖着，到了有些拖不動的地步。

由於這個原故，他往往在不肯放棄對已往的事去找枝節而深入另一小枝節，雖然這些小枝節獨立去寫時也許是好的短篇。例如關於米紹堂的往日故事，就是如此（頁一五五）。也由於這個原故，他往往在不肯放棄對已往的事去找枝節而深入另一小枝節，雖然這些小枝節獨立去寫時也許是好的短篇。例如關於米紹堂的往日故事，就是如此（頁一五五）。也由於這個原故，他往往在不肯放棄對已往的事去找枝節而深入另一小枝節，雖然這些小枝節獨立去寫時也許是好的短篇。例如關於米紹堂的往日故事，就是如此（頁一五五）。